

白癡



Europe's Literature

著基斯夫退思陀

譯合閑宜·浴高

行印書光北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癡 白

譯合閑宜・滔高

行印 香書光文



1950

集選基斯夫退思陀

癡 白

(本譯全)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基本定價三十二元整

著者 俄·陀思退夫斯基

譯者 高 滔·宜 閑

發行人 陸 夢 生

發所 上 光 生 公

分發行所 聯 營 書 店

總店：上海河南中路三二八號
分店：北京西單舊刑部街三號
上海 北京 濟南 漢口 廣州 重慶 慶陽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版(滬)

總 2700-45 譯叢 18 (938P.) 1001-2500

第一章

我們老是聽到一些牢騷的話，說是俄羅斯沒有實幹的人們；政客是多得很，將軍是多得很，各色各樣的生意人，在一分鐘之內，要找多少就可以找到多少，但是實幹的人們卻沒有——至少可以說誰都抱憾着這一種人的缺少。我們聽得，有些鐵路線上簡直沒有稱職的鐵路員役，輪船公司要經營得妥善也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你有時聽得，一條新通車的鐵道線上，不是火車相撞，就是列車開過，有一座橋斷了。有時聽得，列車在大雪的原野「過冬」了；在兩三小時的旅程中間，列車給雪耽誤了整整的五天。我們聽得成百噸貨物，在裝運出去之前霉爛掉。我又聽得人家說，（雖然這幾乎是不能相信的）一個商人的伙計，正在愁着貨物裝不出去的時候，那經理打了他一個耳光，還自以為這是效率的表現，理由是他忍耐不住了。有很多政府機關裏的情形，想一想就叫人納悶；全國的人們有的服過公役，有的服着公役，有的想服公役——人才這樣的衆多，怎麼弄不成一個妥善的經理部，來經營一條鐵路或是一條輪船航線呢？這是使人想不通的。

這個問題往往得出一個很簡單的答案來——這一種說明實在是簡單到幾乎不能相信。據說俄羅

斯全國的人們的確不是服着公役，就是待服公役；這個制度從祖父的一代到孩子的一代，模倣着最美麗的德意志式樣，進行了兩百年了——然而公務員們卻是最不實幹的人們。種種事情弄到了這樣的地步；甚至在公務的圈子裏，新近做着幾乎最高的資格和成績的，也只不過是純理論性的，缺少實際知識的東西。但是對於公務員們，在這里卻沒有加以討論的必要；我們開始來談談實幹的人們罷。不消說，機動性的欠缺和畏葸這兩點一向總是被認為實幹家的主要徵象的，現在也還如此。但是如果把這意見當做一種控訴罷——那麼爲什麼單單責備着我們本國人自己呢？就一個活動的，忙碌的而且實幹的人來說，全世界一向是把獨創性的缺少算做他主要的特點和最好的品質的，人類中間至少有百分之九九——這是低的估計——抱着這種意見，至多百分之一則有着不同的看法。

發明家和天才在他們的生涯的開頭，看來差不多總是並不比傻子好些；在他們的生涯的終結，看來也往往是如此；這是誰都慣熟的最陳舊的看法。舉例說來，如果幾十年來，人人把錢存在銀行裏，成百萬的盧布在那里放着四厘的利息，後來那家銀行倒閉了，大家只好各自想辦法，那麼，那成百萬的盧布必然有大部分是會損失在放恣的投機中間或是在騙子們的手裏的——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依照着穩妥和體統的成規罷了。對啦！體統，如果大家認為一個實幹的人和一个紳士的主要特點是在穩妥的畏葸和體統的「缺少獨創力」，那麼，突然的轉變就是非紳士風度的，幾乎不成體統的了。那一個慈愛的母親看到了她的兒子或是女兒的腳步略略踏到了那條老路的外邊，不會担心發愁呢？「不，還是

缺少些什麼獨創力，讓他度過幸福的舒適的生活罷。」這是個母親在搖着那搖籃的時候所想的主意。我國的保姆們在撫弄着她們的嬰孩的期間，又從最早的時候起就唱着：「小寶寶，願他穿到金黃的制服——佩着將軍的肩章。」就此看來，將軍的職銜雖在我國的保姆們，也一向認為是俄羅斯人的幸福的最高點，從而也可以說，這一向是對於圓滿快樂的生活的最普遍的民族理想。的確，誰經過了一番成績平常的考試，服了三十五年的公役，要做到將軍，而且在銀行裏存放相當大的款項，誰還會辦不到麼！因此可以說俄羅斯人，是並無絲毫的努力而到達實際的事業家的地位的。在我國人中間，不能到達將軍的職銜的只不過是有獨創力的人——換句話說，不肯安分的人。這一番話可能有着一些錯誤，然而一般的說來，這却是真實的話；我們的社會對於實幹的人所下的定義完全是正確的。

但是這一番話也有不少是多餘的；我的用意單單是要就我們的朋友，葉伴琴家的人們，用幾句話來解釋一番。那一家人，至少可以說其中最多愁的分子，老是感覺着一種普通人家的特性所造成的苦悶，那一種特性恰正是我們在上面討論着的那些德性的反面。雖然這事實他們沒有澈底明白，（因為這是不容易明白）他們有時却也疑惑到自己家裏的一切，和在別的人家所見到的有着不同。在別的人家，一切平順的進行着，在他們家裏，各種事情則都有着波折；別家的人們似乎遵循着成規，——他們則是彷彿幹着例外的事似的。別家的人們老是畏意得恰當得體，但是他們却不。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固然容易受驚——委實太那個了；但這却並不是他們所希望的那一種得體的世俗的畏意。

而且，大約也只不過莉莎藏姐。蒲洛克夫葉夫娜有着那一種愁悶，女孩子們雖然都伶俐乖覺，終究太年青；那將軍雖然被探究過一番（並不是沒有一些緊張的情緒）可是他在尷尬的環境中間，除了一聲「哼」也沒有說過什麼話，倒一心一意信任着他的太太。責任這才落在她的身上了。這一家也沒有顯著的機動性算得特色，也沒有自覺的獨創性的傾向使它拔出普通的軌轍來，假使如此，那就完全把體面破除了。這一種光景真是一點也沒有，這就是說，這一家中間是沒有什麼自覺的目標的；可是葉伴琴家雖很體面，終究够不上一切體面人家所應有的標準。最近莉莎藏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爲了這一種使她苦痛加深的事態，開始抱怨着自己一個子，和她那「不幸的」的性格了。她不住的責備着自己是「不知怎麼辦纔好的又愚笨又怪僻的老太婆。」她想着種種無謂的心事，老是惶窘着。她一遇到最平常的意外事故，就急得沒有辦法，她又老是把各種不幸看得過大。

白

在我們的故事的開端，我曾經說起；葉伴琴家享受了公衆方面真正的尊敬。葉伴琴將軍雖是出身寒微的人，也到處受了禮遇，受了尊敬的招待。他實在是應當受尊敬的——一則他是有財產有地位的人，二則他是很得體的人，雖是沒有什麼大才識。但是，即使不能說社會上一切人罷，至少凡是認真從事於賺錢的人却都覺得思想上的幾分呆板差不多是必要的條件。三則葉伴琴將軍有着優美的風度，他是謙虛的人，知道怎樣保持着緘默，可以不肯讓自身給人家踐踏，這不但因爲他是將軍，而且因爲他是正直的體面人。至於他的太太呢，我們早已說明過，她是世家出身，要不是又有着闊氣的朋友

癢

們，這也就不是值得我們多大考慮的問題了。然而她却結識着這樣的一批朋友；她受到了尊敬，終於又得到了那麼闊氣的人們的愛，自然人人學着他們的榜樣，來尊敬她，接待她了。她對於家屬的種種愁悶，起因小得很，被她怪樣地誇張了。那些愁悶全然無謂這是無可疑惑的，但是如果你的額角或是鼻子上有一個小瘤，即使你發見了美洲罷，你也總是幻想着誰都閑空得呆瞪瞪看住你的小瘤，而且取笑它，而且因它的緣故看不起你。一般人無疑地認為莉沙藏姬·蒲洛克夫葉夫娜「怪僻」，可是她的受人尊重却是不成問題的事；然而她終於不再相信那一種尊重了，煩惱就全在這里。看看自己的女兒們，她不由得疑心到自己不住地耽誤她們的前程，又疑心到自己是可笑的不中用的人，這才苦悶得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了。因這緣故，她儘管用一種自我犧牲的幾乎熱烈的情緒愛着她的女兒們和她的丈夫，她也還是一天到晚責備着他們，而且和他們吵着嘴。

她懷疑到她的女兒們快要變得同她一樣的「怪僻」，又懷疑到社會上的女孩子們並不像她們，而且不應該像她們，這一種懷疑就是使他愁悶的最大原因。「她們要變做虛無黨了，結局一定如此！」她自心裏時時刻刻這麼想着。在去年，尤其是在最近，這一個淒涼的意見在她心裏愈來愈着實了。「開頭第一件事，為什麼她們不肯結婚呢？」她老是問着自己。「就是要她們的母親受氣——她們以為這就是她們生存的目的；而這都起因於那些新思想，那些可咀咒的婦女權利！六個月前，阿格拉亞可不是轉過了念頭，要把她那堆滿的好頭髮剪掉的麼？（天呵！連我自己，年青時候也不曾有過那樣的好

頭髮）她把剪刀拿在手裏了，我只好兩膝跪下去！……嘿！她尖刻地這麼幹，無疑的，就是要她的母親受氣，因為她是尖刻的，執拗的，頑皮的女孩子，首先第一，尖刻，尖刻，尖刻！但是那阿利娜姐可不是也想學她的樣，打算把她的鬚髮剪掉，並不因為尖刻，並不因為任性，却只帶着傻子一般的傻氣，因為阿格拉亞勸誘她，說是剪了頭髮可以睡得舒服些，並且不會害頭痛，而近五年來，向她們求婚的有着好多好多！那些男的中間，真正有着優秀的人們，第一流的人們！她們等候着什着？為什麼她們不肯結婚？單單是要使她們的母親受氣——這沒有別的理由，別的什麼理由！」

終於她那母性的心也覺得太陽快要出來了，至少一個女兒，至少阿得萊姐可以安頓好了。當葉伴琴夫人有了機會，可以高聲講到這件事情的時候，她說道：「我們有一個是脫手了。」（她的本意是要表現出偉太得多的慈愛來）這一件親事是多麼順利，多麼相當呵！雖是在社會上，大家也看重着這親事。他是有名望的人，是貴族公子，是有財產的人，是漂亮的人，還有一層，這是兩相情願的婚姻。比這更稱心的可不是再也沒有的麼？然而阿得萊姐的藝術家脾氣有時雖也嚴重地傷害過那憂鬱的母親的心，她一向對於阿得萊姐終究比對於其他兩個擔心得差一些。「可是她倒有着可喜的性情，也很識事明理——她是常肯順從的女孩子，」這是她的自慰的意見。她對於阿格拉亞比對於她們中間任何一個，担心得更厲害。對於那大女兒，阿利娜姐，她的母親決不定自己要不要担心。有的時候，她覺得這女孩子是「毫無希望」了。「她今年二十七歲，看來她要老處女了；可惜她的好相貌！」莉

白

癡

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在夜裏想起了她，傷心地流着眼淚，阿利娜姐本人呢，躺在牀上，安靜地睡着。「她要變到怎麼樣呀？她是虛無黨呢，還是僅僅一個獸子？」她不是獸子，這在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並不疑惑；她十分看重過阿利娜姐的判斷力，又有過喜歡她出主意的時候。然而她是「濕母雞」，這在她却更沒有一剎那的疑惑；「安靜得使人猜不出她的心思來。雖然濕母雞並不安靜——呢！我對於濕母雞真是沒辦法！」

莉沙薇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對於阿利娜姐，有着一種無可形容的同情和憐憫的感情——實在比對於她所溺愛的阿格拉亞還多些。但是那些痛切的嘮叨（她那母親的撫慰和同情大都表現在這裏），她那種種的嘲罵和「濕母雞」這類的綽號却只有使阿利娜姐覺得有趣罷了。因此，後來是往往最細微的事情也使葉伴琴夫人非常動氣，甚至大發脾氣了。例如，阿利娜姐是喜歡睡得遲，而且做過許多的夢的；她的夢裏有着一些非常荒唐天真的成分——那些夢本也可以說是七歲小孩子的夢。就是她的夢的天真成了她的母親生氣的根苗。有一次，阿利娜姐夢見了九隻母雞，於是還一直做着她和她母親吵嘴的因由——所以如此的道理是不容易解釋的。有一次，只有一次，她居然做了一個可以說是奇特的夢——她夢見了一個和尚，單獨一個子在一間暗屋子裏，她便嚇得不敢走進去。她那兩個哈哈大笑的妹子與興頭頭地把這個夢報告了她們的母親；但是她們的母親却又動了氣，罵他們三個是一羣獸子。「哼！她獸子也似靜默着，老是一隻濕母雞；沒有興興頭頭的時候；她還愁悶着，有時顯得十分

的愁悶！她愁着什麼？愁着什麼？」有的時候他向她的丈夫提到這問題，照例歇斯底里地盛氣地問着，等着立即的回答。伊凡·菲道洛維赤說了一聲「哼」，皺一皺眉頭聳一聳肩膀，於是用了絕望的姿勢，發出他的斷語來：

「她需要着丈夫了。」

「只有上帝來賜給她一個不像你的丈夫，伊凡·菲道洛維赤！」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終於迸發出炸彈似的聲音來，「在思想上判斷上不像你的，伊凡·菲道洛維赤。不是你那樣的昏蛋，伊凡·菲道洛維赤……」

伊凡·菲道洛維赤當即逃避了，莉沙薇妲·蒲洛克夫葉夫娜便在她的「爆炸」之後安靜下來。不消說，同一晚上，她對於她的丈夫，那「昏蛋」伊凡·菲道洛維赤一定是特別當心，和氣，而且多情了。因為她一輩子喜歡着他，甚至還愛戀着他——這種事實，他心里很明白，他對於她又有着無限的敬意。

然而她那主要的一連串的心事却是在阿格拉亞。

「她恰恰像着我，在一切方面都是我的影像，」那母親自心裏時常這麼說着，「執意的，可怕的小鬼，虛無黨，怪僻，狂妄，而且尖刻，尖刻，尖刻！好心的主呵！她會落到多麼的不幸！」

然而，我們早就說過，陽光的魔力是使一切東西在一時裏軟洋洋亮晶晶的。差不多足有一個月，

莉沙藏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完全放下了她的種種心事。阿得萊姐的婚期的迫近使社會上的人們也談着阿格拉亞，而阿格拉亞的風度一向是優美，穩重，聰明，動人，也可以說驕傲些，但這於她又多麼的適宜！那一個月，她的母親一直覺得她很可愛，很優美！（『對於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要明白他的根底的確必須很仔細很仔細，而阿格拉亞似乎並不比姊妹們更過分地贊許他』）。總之，她忽然變成這樣可喜的女孩子了；她多麼秀美呵——啊哈！多麼秀美呵！他一天比一天的美麗了。而這裏……而這裏，這不幸的小公爺，這淒涼的小白癡剛才上了場，一切又復混亂了，家裏的一切七顛八倒了。

究竟什麼事發生了呢？

如果在別的人家，那就什麼事也會發生，這是可以斷言的。然而莉沙藏姐、蒲洛克夫葉夫娜的特性却是：她通過了經常存在的愁悶，硬要最平常的事情的湊合和連鎖中間，看出什麼道理來，這種道理便時時驚擾她，使她心裏不快活，使她生出一種絕對誇張的無可形容的恐怖來，因這緣故，愈來愈難受了。等到從荒唐無謂的憂愁中間，忽然有一件看來真正重要的事——一件就嚴重性來說，本該惹起憂愁，徬徨和疑心來的事——實際上變得明明白白了，她的心情應當是怎麼樣呵！

「豈有此理！寫給我那封關於那個「婆娘」的匿名信，說是她和阿格拉亞通着信，」莉沙藏姐。蒲洛克夫葉夫娜在拉着麥什金回家的一路上，後來，在她叫他在一家人圍坐着的圓桌邊坐下來時

候，他自心裏這麼想着。「他們怎麼竟敢想到這樣的事情！如果我相信着這裏面的一個字，如果我給她看了那封信那我就羞死了。這是把我們，把這葉伴琴家做着笑柄！這全是伊凡·菲道洛維赤的過錯；這全是你的過錯，伊凡·菲道洛維赤！唉！我們為什麼不早到耶拉琴島去過夏？我說道我們應該到耶拉琴去。這信也許是那可厭的瓦爾亞寫的，否則大約……這全是伊凡·菲道洛維赤的過錯，這全是他的過錯！那「婆娘」想出這個主意來，作為他們先前的關係的紀念，要使他顯得像一個呆子，正同先前她把他當作呆子一般戲弄着，當他把珠串拿給她的時候，穿着他的鼻子走一樣，這於他倒是有益的……可是無論怎麼說，我們總是全家牽涉到這中間了；你的女兒們被拉進去了，伊凡·菲道洛維赤……年青的女兒們，年青的小姐們，在上流社會活動着的年青小姐們，長成到可以結婚的女兒們；她們在那里，她們站在旁邊聽到了這一切，她們也跟着那些腐化的小伙子們，被拉進到這個場景中間了。你自己儘管慶祝着，怎麼她們也在那兒，而且聽到了！我不肯饒恕，我不肯饒恕，我決不肯饒恕這倒楣的小公爺！為什麼最近三天裏阿格拉亞一直是歇斯底里的？為什麼她和她的姊妹們吵着嘴，甚至和阿利娜姐也吵着嘴？她本來常常是吻着阿利娜姐的手彷彿她是自己的母親似的，她對於她就尊敬到這個地步。為什麼最近三天裏，她對於誰都有着這種嘲諷模樣的行徑？這和加伏里兒·伊涅金有什麼關係？在今天，在昨天，她都稱讚過伊涅金而且哭了起來，這是什麼道理？那一句咒罵口氣的「窮騎士」，居然在那封匿名信裏也提到了，這是什麼道理？她是甚至從不肯把公爺的信給自己的姊妹

們看的。而且爲什麼……怎麼一來，我居然像發性的貓一般跑到他的地方，把他拖到這里來呢？唉，喲！我這麼着，一定是神氣不清了！對一個年青小伙子居然談着我女兒的祕密……居然談着那些幾乎和他有關的祕密！老天呵！幸喜他是白癡，而且……而且……是我家的朋友。但是，阿格拉亞給這樣的一條怪魚迷住了心，難道是可能的麼？天呵，我咕嚕着什麼！喲！我們是一簇獨特的人們……他們應該把我們全都放進一口玻璃箱子裏——尤其是我——把我們展覽一番，賣兩辨士一個人的門票。爲了這事情，我決不饒恕你，伊凡·菲道洛維赤，決不！爲什麼她現在沒有戲弄着他？她說過要戲弄他一番的話，現在呢，她沒有。她就在那里，兩隻眼睛骨碌碌看着他；她沒有講話，她沒有跑開，她站在那兒，可是她親自向他通知過不要來……他坐在那兒，臉色十分蒼白。而只有那個纏七夾八的健談家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不住地扯着談。他多麼嚕囂！不讓人家來插嘴。我只要能够使談話轉到這上頭，我就可以弄明白一切了……」

坐在圓桌邊的麥什金委實是臉色有些蒼白了，同時他似乎有着很不安的心境，間或又感覺着剝那的狂喜，這瀰漫了他的魂靈，可是他自己體會不到這一層。哪哪！他多麼害怕向那一個有兩隻黑鳥烏眼睛有意地看住着他的角落呵！同時一想到在她寫了那張字條給他之後——他又復在他們中間坐着，他可以聽到慣熟的她的聲音了，他的心又多麼快活地卜卜跳呵！天呵，現在她要對他說些什麼話呢！他還沒有發過一句話，他細心聽着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嚕囂」！那人是很少有着那天晚上那樣高

興快樂的情緒的。麥什金聽着他的話，但是有好久，簡直沒有把他說着的話聽進一句半句去。除却從彼得堡還沒有回來的伊凡·菲道洛維赤，全家人聚在一起了。S公爺也在那兒。他們似乎打算趁進茶之前的一些時間，去聽聽音樂隊的演奏。談話顯然是在麥什金沒有到來之前已經開始，他坐下來不久，科亞在廊台上出現了。「原來他照舊可以到這里來，」麥什金自心裏想。

葉伴琴家的別墅是華麗的別墅，建築得正像瑞士式山莊，用開花的藤蔓風雅地蓋滿着屋頂。別墅的四面圍繞着小巧而却可喜的小花園。他們都坐在廊台上，這廊台正同麥什金家裏的一樣，只是略略開闊些，而且更顯得壯麗。

談話的主題似乎只合得上這一羣人中間極少數的趣味。這顯然是從一場熱烈的辯論中間發生的，如果把這主題改換一下，那就誰都會覺着高興，這也是無疑的。然而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却不管自己所造成的印象怎樣，似乎愈來愈固執地堅持下去；麥什金的到來似乎簡直使他更起勁了。莉沙藏姐·蒲洛克夫葉夫娜雖然沒有十分懂得這主題，却也皺起眉頭來。坐在一邊——幾乎可以說一個角落的阿格拉亞只是沈默地聽着。

「讓我再說下去罷，」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興奮地抗議着。「我的話不是反對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不是什麼罪惡；這是全體中間的主要部份，要是沒有這個，那全體就不是破碎，就是死滅了；自由主義存在的權利，恰正和最穩健的保守主義一樣的多。但是我却攻擊着俄羅斯的自由主義，我再來

說一遍；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不是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却是非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我就根據這理由，我攻擊着自由主義，你們指得出一個俄羅斯的自由主義者來，我便可以在你們全體的面前，來和他接吻一番。」

「那就是說，如果他肯和你接吻，」阿利娜姐說道。她是非常興奮了，興奮到兩個臉頰比平時更紅了。

「哪哪！」莉沙藏姐。蒲洛克夫葉夫娜自心裏想。「她只是睡着吃着，你叫不醒她，於是忽然間，一年裏一次，她跳起身來開口說了，說得人家只好張着嘴巴發獃。」麥什金靈時間注意到阿利娜姐似乎特別不喜歡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的太過自得其樂的談吐，他談着一個嚴肅的主題，似乎談得十分熱烈，同時他又似乎要使這主題變成笑話。

「剛才，公爺！剛在你進來之前，我主張着，」葉夫金尼。派夫洛維赤說下去，「自由主義者一向是從兩個社會階級中間發生的——從古老的地主階級，這現在是過去的東西了，又從做着牧師的人家。那兩個階級既然成了經常的閥族，成了和民族十分隔絕的東西——經過一個世代，愈來愈是這樣——他們幹出來的以及幹着的一切也就絕對是非民族的了。」

「什麼話？幹出來的一切也就是非俄羅斯的麼？」S公爺抗議着說道。

「非民族的；雖然這是俄羅斯的，這却不是民族的。我們中間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是俄羅斯的，保

守主義者也不是俄羅斯的，他們都不……你們可以確信：無論現在或是日後，地主們和神學者們幹出來的什麼事，這個民族一定是全不會接受的……」

「嘿！說得太過分了！你怎麼可以主張這樣的怪論呢，如果你講着的話是當真的。這一種關於俄羅斯地主的荒唐的說法，我非反對不可，你自己就是俄羅斯的地主。」S公爺激昂地表示了反對。

「但是我却沒有照你所採取的意義，講到過俄羅斯地主。這是最體面的階級，只要看我屬於這一階級就可以知道；尤其是現在，因為這不再是閥族了……」

「你的意思可是說，文學上一點沒有民族的東西麼？」阿利娜姐揶揄道。

「我不是文學上的權威，但是即使俄羅斯文學，據我的意見，也並不是俄羅斯的，其中恐怕只有萊芒諾索夫，普希金和果戈理才是這個民族的。」

「那並不壞，這是第一點；況並，他們中間，一個是農民，其他兩個是地主，」阿得萊姐笑着說道。

白
「正是，但也不要以為把我駁倒了。因為，在一切俄羅斯作家中間，到今天為止，只有這三個能够說出他們自己的，並非借來的話來，所以他們成為民族的作家了。一個俄羅斯人只要說着寫着或是做着一種他自己的什麼——一種並非借來的，却是獨創的什麼——即使他俄羅斯語講得不行，總也可以變成這民族的。這一句話，我看做格言。但是我們起初却沒有談着文學，我們頭裏是談着社會主義